



一位将军和一座山

□ 凡夫

几朵白云在蔚蓝的天空缓缓移动,从江面上吹过来的风,徐徐地拂在脸上,一身的劳累顿时被一扫而光。

将军登临这座小山,已记不清有多少次了。然而每次来,仍有一种如重逢、相看两不厌的感觉。

岷首山位于襄阳城南,是襄阳岷山文化观光旅游区中一个高光点。它虽然不高也不大,但由于突出在汉水之中,山顶还有一个亭子,这样,从汉口逆流而上的船只,老远看到岷首山和岷首亭,就知道襄阳快到了。因此,岷首山和城西的万山一样,成了襄阳又一座标志性的山。

三国末期,襄阳地处晋吴对峙的前线,镇南大将军羊祜镇守襄阳,既管军务,又管政务,日理万机,压力很大。为了缓解这些压力,对山水情有独钟的羊祜大将军,只要有闲暇,就会带着几名爱将,携着好酒,登上岷首。

站在岷首山上,襄阳城、鱼梁洲隐约可见;岷山群峰高低错落,起伏跌宕,像一条巨龙在襄阳城的西南边蜿蜒腾挪;汉水和襄水犹如两条彩带,一宽一窄,从襄阳城、岷首山,一直向凤林关飘去。襄阳的山水田园风光,酷似3D立体宽银幕,站远了或站得太近,都不大适宜观赏。岷首山就好似在,距襄阳城和城西南群峰都不远不近,是一个欣赏襄阳山水风光的最佳位置。襄阳城近郊的山很多,毗邻城郭的有琵琶山。最高最险的有扁山,具有神秘色彩的紫盖山,气势雄伟的有虎头山,羊祜大将军置此诸山于不顾,唯独相中了小小的岷首山,这足以表明,羊祜大将军眼光独特,审美造诣非同一般,就像一个艺术欣赏家,不仅懂得欣赏艺术,而且懂得艺术地欣赏。

羊祜大将军镇守襄阳的时候,蜀汉已经灭亡,还在负隅顽抗的只剩下孙吴。晋武帝派羊祜到襄阳,就是让他为收拾孙吴作最后的准备。然而,襄阳经过多年战乱,形势并不乐观。物资匮乏,民力凋敝,军事实力不占优势,粮食短缺更成为一块致命的短板。羊祜遇到的难题是,如果留粮于民,军队就无粮可炊;如果征粮于军,老百姓就会饿肚子。在这种情况下,羊祜的艺术才干再次发挥了作用。在军事上,他和东吴杰出将领陆逊玩起了太极,他要求自己的部队,平时绝不越边界一步,避免引起争端;迫不得已需动干戈,羊祜坚持明来明去,不搞偷袭。交战中俘虏了对方士兵,好言安抚,把他们放回去。平时打猎,吴军打死的猎物落入晋国境内,羊祜要求一一送还。有时出于急需,晋军收割了吴人的谷物,每次都计算出价值,用绢或其他东西给田主作为赔偿。陆逊得了个怪病,久治不愈,羊祜就调配好药物,让人给陆逊送去。羊祜的这套太极打得炉火纯青,出神入化,吴人无不心悦诚服,尊称他为“羊公”,不叫他的名字。陆抗更是敬佩不已,称赞他德高望重,即使是乐毅、诸葛亮也不能超过他。陆抗还提醒属下:“羊祜的行为处处都是德,这是要不战而胜啦!”

羊祜打这套“太极”有什么作用?最大的好处是为襄阳赢得了一段宝贵的和平发展时期,羊祜利用这段时间,把军队一分为二,一半戍边,一半开荒屯田,三年后,襄阳积蓄的粮食,可供晋军十年之需。由此派生的另一大收获,是化解了军队和百姓争粮的矛盾,军民关系空前和谐,为最后灭吴做好了物质的和人心的准备。

羊祜还利用这段时间,开设学校,发展教育;实行德政,安抚百姓;提倡清廉,倡导节俭。以往的新官上任都要烧“三把火”,不惜劳民伤财,拆除旧官衙,兴建新馆舍,羊祜一改这种陋习,不讲排场,不劳百姓,因陋就简,仍在旧官衙办公。

和一般的官僚不一样,羊祜是一个很有生活情趣的人,会工作,也会休息;善于带着部下干,也善于带着部下玩。《晋书》称其“博学能属文,身长七尺三寸,美须眉,善谈论”,不论在官场,还是在民间,都有很多“铁粉”。作为一方封疆大吏,羊祜手握重兵,却为人低调,很有人格自信,府邸卫士只有十几人。他很瞧不起那种装模作样、耀武扬威的作派,时常身不披甲,轻装简出,不自诩名士却尽显名士风流。时人和后人对羊祜的风度莫不倾倒,“轻裘缓带羊叔子,羽扇纶巾诸葛亮”,他和周瑜、谢安、韦睿一样被称为儒将,与诸葛亮齐名,成为一代又一代人的偶像。

羊祜不以凌绝顶自傲,却以登小山自足,这跟他的

心态是一致的。据《晋书·羊祜传》记载,羊祜喜爱山水美景,在襄阳镇守的十年间,他最欣赏的风景胜地之地就是城南的岷山。岷首山他登了一次又一次,与僚属们饮酒、赋诗、清谈,一整天也不厌倦。有一天,他在山顶眺望,但见青山连绵,绿水滔滔,不由感慨万千,回头跟从事中郎邹湛说,自从有了宇宙,就有了这座岷山。像你我一样,登临过岷山的前辈贤达,实在是太多了!但却一个个都淹没无闻了,想起来令人悲伤。如果我死后有知,魂魄仍然要登临此山。邹湛回答说,您德冠四海,道接前哲,伟大的业绩和名望一定和岷山一样永存于世!后来,果如邹湛所言,一千多年过去,羊祜的大名依然与岷山一同流传。

称量一个官员的政绩,最公平的一杆秤是人心。羊公积劳成疾逝世后,襄阳人民在他最喜欢登临的岷首山上,为他建祠立碑,以志怀念,前去拜谒的人一看到羊祜碑,就禁不住泪落涕零,羊祜的接班人、另一位镇南大将军、杜甫的远祖杜预目睹此景,就把羊祜碑称为堕泪碑。一千多年来,人世沧桑,羊公祠和堕泪碑屡毁屡建,屡建屡毁,但人们心中的那块碑和那座祠,却和岷山、汉水一样,青山不老,绿水长流。

今年初夏的一天,襄阳市一群作家应邀到唐城采访,采访的最后一站是岷首山。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主办方的特意安排,但是,不论如何,我都要感谢这一安排。七年前,岷首山封闭重建岷首亭和羊公祠,自那以后,一直没有对外开放。今天能够得到再次拜谒羊祜大将军的机会,心中的欣慰是不言而喻。沿着上山的梯道拾级而上,迎面是一座高大的青石碑坊,上书三个大字:“古岷山”。穿过石碑坊,竖着一面很有沧桑感的石匾:“羊杜二公祠”。这块石匾本来是镶嵌在羊杜二公祠门额上的。但历经战乱,二公祠早已不见踪迹,至今片瓦难寻,而这块石匾却被有心人保护起来,安放在米公祠东院的碑林里。如今,它终于回到了它应该安身的地方,虽然没有再作匾额,却成了历史上“羊杜二公祠”的唯一遗存和新建二公祠的标识,也成了岷首山整个建筑群的眼睛。

重建的羊杜二公祠为两进院落。每进院都有三间正屋,左右两边各有三间侧屋。分别展示宋朝襄阳知府王叔原主持重修羊公祠时所立的八面石幢,石幢上刻有范仲淹等文人雅士为羊杜二公作的诗文。尚在筹备的,还有羊杜二公的生平事迹展。

重建的岷首亭在羊杜二公祠的背后,亭、阁、塔合一,总高56.8米,共有七层。登上最高层,可沿回廊绕塔一周,作360度鸟瞰。襄阳的山、水、林、田、路、城、池、洲、园、桥……像一个精致的沙盘呈现在眼前。文友们凭栏欣赏,兴奋地指着:那儿是郑渝高铁大桥,那儿是汉江湿地,那儿是潘家营水电站,那儿是刚开放的博物馆,那儿是唐城,那儿是凤林古渡,那儿是孟浩然故居河内南晋……

重新竖立的堕泪碑,镌刻的是西晋文学家李兴的《晋故使持节侍中太傅桓平侯侯羊公之碑》,碑文对羊祜的生平、功绩、品德作了精到的描述和评价。这同碑已是襄阳人民为羊祜修建的第八同碑了。前七同碑如今都已不知去向。但是,襄阳人不弃不舍,把一同新碑竖立在岷首山上,这充分体现了羊祜大将军在襄阳人心目中的地位,也反映了襄阳人对一代前贤景仰的执着。一块碑能够重建八次,有多少人能享此殊荣?

清风习习,江水滔滔,有人情不自禁地朗诵起范仲淹的《寄题岷山羊公祠堂》:“羊祜大将军遐愿成真,如果在天有灵,应该感到欣慰吧!”

一把木椅

(外一首)

□ 卢伟

工地门口有一把木椅
没有人知道
它在工地上呆了多久
斑驳的漆面
黑色皮垫中央突兀的黄色
破损椅背上
横插的铁钉
都在显示着它的老旧
搬起来也很沉重
一定是从某间办公室搬来的
路过的工人议论着
但坐上去
却没有听到预期的
老旧椅子所独有的吱呀声
它端坐在那里
仿佛我们中间的一员
毫不晃动的身躯
似乎要和我们一起见证着
工地的日新月异

沟壑

沟壑无处不在
在夏季阳光暴晒后的干裂土地里
在冬季寒风中冻裂的手背上
也在工人布满尘土的脸上

沟壑是证明
证明季节曾经驻足这片土地
证明春夏秋冬流转中忙碌的生活轨迹
证明工人们曾经历过的辛劳

沟壑可以被抚平
就像干裂的土地可以被水滋润
冻裂的皮肤能被乳霜抚平

但工人脸上的沟壑
就像地图上纵横的路网被深深镌刻
随着汗水的冲刷愈发鲜明

江流曲似九回肠

——读罗日新《钢的城》

□ 王涛

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的国企改革,是历史交给那一代人的使命,也是时代难以回避的选项。

当历史的印痕慢慢远去,即便是曾石破天惊的壮举,也易变为宏大的叙事,那些细节场景未梢,残存于茶余饭后,脱落于模糊碎片。而宏大叙事,多半也往往被简称为乘风破浪的豪迈。

好在那场改革的主角们,对自己的曾经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也好在,当前路迷雾再现时,人们会不自觉从历史的天空寻找坐标。

位于湖北省黄石市的大冶钢铁集团,是回顾那场改革最生动最经典的样本之一。作家罗日新作《钢的城》为当年改革的参与者见证者,以超现实主义的手法,完整重现了那场改革的壮怀激烈和人间冷暖。

(一)

这是一部近乎实录的作品。

《钢的城》描写的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改革史实。与以往的改革类作品惯以波澜壮阔、激动人心不同,罗日新试图还原一家大型企业去从路上的个体遭遇,人心向背和命运沉浮。

尤其是小说的前半部,与“非虚构写作”相差无几。真实到什么程度呢?直到小说中从头至尾都没提“冶钢”二字,但书中每个角色都能在当下找到真实的原人。关于改革进程“疾风骤雨”“抓阄式”下岗分流、工业遗址保卫战等重大场景的详尽叙述,都非引于坊间野史,而是几乎原原本本的新闻事件。这种超级真实,接近纪录片的某些素质,因此更能震撼人心。当然,小说毕竟是小说,作者在一些不起眼的细节里添加了佐料,在“虚拟”与“现实”间建起一层薄薄的围墙。这是小说固有的弹性,也是作者为自己留置的腾挪空间。

冶钢当年改革之所以引起广泛关注,主要原因有三:一是冶钢乃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代名词”,张之洞引领的洋务运动,标志性成果便是“汉冶萍”。所以,冶钢承载的分重不言而喻。二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中冶钢遭遇“滑铁卢”,从根子上源于思想和机制层面。当时湖北正在掀起一场轰轰烈烈的“来一次思想大解放”运动,冶钢刚好碰到了“风头”。三是当时冶钢改革所采取的激进改革措施,超出了常规和常理,在市场经济发展初期所产生的震动和震荡可想而知。

黄石因冶钢而兴,高峰时这个城市三分之一的家庭与这家企业具有直接或间接关系,故名“钢的城”。当时冶钢面临的客观困境是,小补小修已无济于事,要不大家坐等这艘“航母”沉没,要不及时卸重寻求续航。

其时这样的窘况,并非只有冶钢一家。在三年国企改革攻坚中,从北到南,数千万国企业员工被迫下岗再就业。刘欢演唱的那首《从头再来》是那个时期最滚烫的“心灵鸡汤”。

二十多年前这场改革的结果,是近60万员工被直接下岗分流,留职者中有一半人也不在冶钢领薪。当成千上万上十年,一辈子甚至几代围绕冶钢生存的人一下子衣食无着的时候,有多少矛盾、冲突、对抗、博弈可以演绎?当下岗再就业成为那个时期的社会热词时,有多少企业的故事可以漂移、植入、串连和整合?

然,罗日新执着地仅仅选择了冶钢的原汤原汁原料原味。也许,有这样一个样本,已足够呈现一切;或许,基于亲身参与的真相,才更具铭心镂骨的张力。

(二)

这是一部以个体命运为主轴的作品。

围绕改革开放题材的叙事,大体上从自然空间分为农村和城市两大板块,从社会空间分为家和国两大结构,从历史空间分为历时性和共时性两大主脉。近年大热的《大江大河》《人世间》都在这一范畴内。那是真正的大时代。罗日新的叙事框架,整体上沿袭了上述范畴。所不同的是,他把最浓重最精彩的笔墨,放在了对于群体境遇的素描,放在了对于个体行为及其命运的端详上。

简言之,这是一部由多种角色混合成的“一连串事件”,里面的人物关系错综复杂。但当改革降临到头上,不同岗位上的微观个体面对突如其来的

各种不同,必须做出或感性或理性的本真响应。

在巨大的社会变革和利益调整面前,内心深处的人性和性格主导的行为一览无遗。罗日新“夹”在这群人中,“管窥”了全景。但作者没有以世俗的眼光鄙视任何个体,也没有以理想主义去炮制高大上,只是朴素直观地再去再现身边人的真实遭遇和内心世界。

于是,我们看到,有铁面无情、固执己见、独断专行、两袖清风的董事长;有阳奉阴违、趋炎附势、小人得志的副书记;有精政利己、小心算计、道德沦丧的副总;有浑水摸鱼、趁火打劫、耍蛮斗狠的“混混”;有铤而走险、身陷囹圄的亡命之徒;有放任疯癫、终于落莫的文艺青年。当然,更多是被动接受命运安排、在失业中默默承受的普通产业工人。

这些生命体汇编为冷色的生活基调,就像那个布满了灰尘的城市,总似有一种随身伴随的压抑和悲壮。或许只有经历过那样的煎熬,才有对命运捉弄的诸多释然,甚或在“光天”的天底下,也不放弃生活的“刚性”。

有一个特别人设,显然是作者精心设置的。一个是重情重义的技术骨干吴回芝。当年分流时,考虑到同在一个车间的知青年代的恋人因为她而一直没有成家,自己主动将岗位让给了对方。下岗多年后,偶然发现这位恋人无钱医病,多方借钱无果后,毅然决然用自己的大爱换回了“救命钱”。这个安排自然而然,但无疑将那个时代一些小人物的无助无奈真实呈现,也将底层社群中的情义无价演绎到了极致。

另一抹暖色,给了向来宽厚仁慈、勇于开拓创新的祝大昌。现实社会中,确实总有一个或几个这样的人,他们善于与底层员工打成一片,善于与身边的人共情同频,善于在纷繁复杂的关系网络中破解各种矛盾。祝大昌便是将原则性、灵活性和创造性融为一体的“美好化身”。我很怀疑,祝大昌的原型是否是罗日新自己。即便是,这个角色安排也很有必要。他是这种非正式组织的核心,是大家的温暖、希望和出路。正因为有这样的角色存在,让我们在重温那场改革时,减少了单向度的偏差。

这部作品最激荡人心的,依然是这场改革中以万计的产业工人家庭所遭受的持久阵痛。这些痛,没有在场亲历,没有遑遑笔力,很难有“戚”焉。

作者或深知,对这场改革的记忆,或许正在被遗忘,或许已被轻描淡写,或许会面目全非,所以,他要用最具象的人物和细节,缅怀那个年代,致敬那一批人。

(三)

这是一部经济史题材的作品。

现实主义小说,往往与社会史有着深入的互动。

既然是现实题材,便脱离不了社会背景。就题材选择而言,《钢的城》大概率会被归为新现实主义小说之列。但至少从狭义角度而言,我更愿将其视为一部经济史题材小说。

在奔涌向前的时代洪流面前,每个个体转身千姿百态,命运千差万别,每个人都具有在时性和局限性。站在不同的时空节点,功过是非,定论不一。

罗日新的妙手,在于整部作品没有从社会维度去评价改革的是非曲直,去刨根追问那场改革的意义和价值。如果说作者有那么一点执念的话,便是希望“往日若能重现”,能对工人们更好一点。

或许,这正是罗日新的叙事策略,既可回避不必要的社会勾连和议论,又可专心致志去讲述企业的改革进程和一线工人的命运起伏。

一部作品不需要包揽所有,也不可能承载一切。就像封底上提示的那样:“这是一本写中国工业的书,也是一本写中国改革者的书,更是一本写中国工人的书。”

他反复强调的,是对中国工业变迁的可视性记录,对工人群体流变的真情实感。

真实,本身就意味着深度和厚度。更何况,这是有关冶钢的故事。抱冰老人,当会泉下有知。更多的人,定会自解其意。

百里画卷 锦绣通城

□ 陈敬黎 黎琪珍

通城乃通达之城。“水道通,地势顺,直注武昌城。”此段典出古籍的句子,是对她地理位置的精彩描述。通城别称雩邑,隶属湖北省咸宁市,汉朝为下雩县地,位于湖北省东南部,湘、鄂、赣三省交界处。是咸宁、岳阳、九江金三角和南昌、武汉、长沙三大城市中三角的中心交汇点;是武汉城市圈的重要组成部分。高速公路与国道纵横于县域,常岳昌铁路、武咸城际规划过境。与岳阳近在咫尺,可借岳阳之便捷通江达海,上蓝天观云卷云舒。

这座雩秀之城气候温和,雨量充足,四季分明,雨热同期而山清水秀,人杰地灵,五谷丰登,六畜兴旺。黄龙山、药姑山、黄袍山,三山青翠。隽水河、菖蒲港河、铁柱河、沙堆河,四河水秀。其丰饶之物产,已非闰中“淑女”,早已乘改革开放之东风,入九霄,嫁五湖四海。“两头乌”猪肉,楠竹仙酒,豆豉美食,石溪紫米,麦市干子等一系列融合湘鄂赣三省独特风味之美食,留香舌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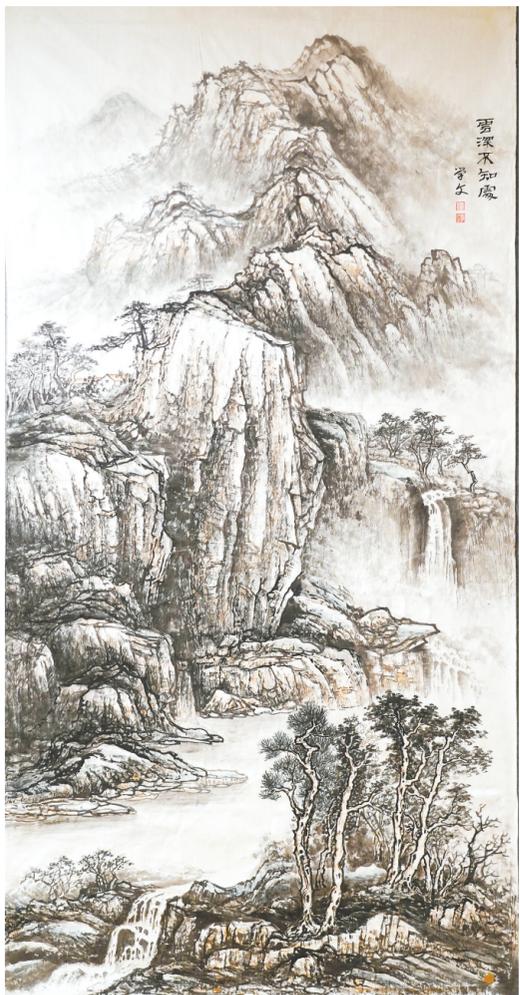
无农不稳,无工不富。中国是以农稳天下的农业大国,更是以工富民强国的大国。拼就大中国版图的通城,同样以农业固本,以工业强县。得天时、地利、人和之先机,创业之潮在这里风生水起。改革开放初,三万茶商闯天下,21世纪初,十万砂布、药品营销大军之足迹遍布全国,亚洲规模最大的涂附磨具和云母绝缘材料产业基地,咸宁制药企业龙头,四大百亿支柱产业,四大五十亿特色产业,为通城创业史书写鸿篇巨著。古老之农业,新兴之工

业,花开两朵,各艳一枝,将通城装扮得生机勃勃。

中华五千年文明史在此留下浓墨。尧家林新石器时代遗址,瑶族发祥地药姑山之千家峒,天岳关南唐之花岗岩砌关墙,书圣黄庭坚后裔修建之灵官桥,中共通城县苏维埃旧址等史存遗迹,泼浓墨于雩秀大地,引后世或流连或忘返,思圣贤之不易,叹先烈之伟岸。

赤色中华,是由无数仁人志士鲜血染成的丰碑。红色通城是这座伟大丰碑的基石之一。通城籍英雄儿女,以重彩绘就了一幅红色通城图。通城百姓世代代,口相传毛委员因革命需要,沿幕阜山自江西入湖北,过通城黄袍山,到湖南考察农民运动,在黄袍山区留下革命火种,为革命母亲黄菊妈送五个儿女当红军为国捐躯,为一大批通城籍先烈投身革命事业前赴后继,视死如归,奠定了思想基础。罗荣桓元帅从这里起步,打响鄂南秋收暴动第一枪,建立中共八七会议后全国首个县级红色政权——通城县苏维埃政府。254名热血男儿,从这里走向上海四行仓库,奔赴抗日战场,再一次掀起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领导下的中华民族抗日战争高潮,用254具血肉之躯,为他们的家乡铸就了“八百壮士主体战士之乡”荣誉。

描写是文学艺术,言之凿凿,也难如人意,绘画和摄影才是冲击视觉的艺术。如何展现灵山秀水,描写只能意会,绘画和摄影作品才会真切地告诉你美的所在。雩秀通城言之不尽,这本《通城旅游画册》,会逐页将锦绣通城告诉您。



《云深不知处》(中国画) 杨学文 作